

中国皇帝全传

车吉心 主编

● 第十六卷

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K827.2

5/18

车吉心 主编



中国皇帝全传



● 第十六卷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顾 问 安作璋

主 编 车吉心

副主编 赵凯球 蒿 峰 朱亚非



本卷目录

南明

穆宗朱载堉	/3981
神宗朱翊钧	/3998
光宗朱常洛	/4053
熹宗朱由校	/4070
思宗朱由检	/4109
福王朱由崧	/4165
唐王朱聿键	/4181
唐王朱聿鐭	/4192
韩王朱本铉	/4194
桂王朱由榔	/4196



穆宗朱载垕

◎ 李曙光

明嘉靖十六年(1537)正月二十三日清晨，世宗朱厚熜刚刚起身，一个小太监满脸喜气，急步穿进宫门，跪在他脚下：“皇上大喜！杜康妃生下皇子！”30岁的父亲为第三个儿子的降生而神采飞扬，兴冲冲地赶到后宫探望。当看到这个孩子白胖精神，讨人喜爱，便给他取名载垕。“载”是他的排行辈分，“垕”取皇天后土为天下之主的意思，足见父亲的满怀期望。载垕周岁生日那天，世宗带着一大群后妃为之设宴庆贺。宴会上，父亲按照玩物试志的习俗，命人取来皇宫里的各种玩物让儿子挑选。这个周岁的胖小子竟然鬼使神



差地一把先抓起了象征皇位的龙旗。世宗大喜过望，不禁抱起儿子左右端详。在后妃的一片恭贺声中，他心中暗想，这个孩子果真能履帝王之尊吗？

一晃 29 年过去了。嘉靖四十五年(1566)十二月，世宗的一闪之念竟鬼使神差地变成现实：载坫在世宗服丹中毒死后即位称帝，这就是明穆宗。穆宗朝的年号为隆庆。穆宗在位只有 6 年。

初临丹墀

嘉靖四十五年(1566)十二月二十六日午时，皇极殿钟鼓齐鸣，香烟缭绕。30 岁的朱载坫袞冕加身坐在宝座上，锦衣卫鸣鞭，文武百官俯在脚下五拜三叩，登基大典确是极圣极隆。此情此景，不禁令载坫心中顿生波澜，伴随着“天命在我”的神圣感而来的，是即位之喜也压不住的无限感慨。

穆宗是明朝皇帝中少有的成年即位者，他不是世宗册立的太子。世宗有过 8 个皇子，但有 5 个襁褓夭折，长大成人的只有二子载坫、三子载坫、四子载圳。嘉靖十八年(1539)，世宗分别册封载坫为太子，载坫为裕王，载圳为景王。那时兄弟三人都年幼，也还无事。可自载坫嘉靖二十八年(1549)死后，太子属谁，就成了天下瞩目的大事。按照“长为嫡，幼为庶”的礼仪，当然是裕王应晋封太子。但事情并不顺利。虽然朝臣不断奏请再立太子，可迷信道教的世宗认为册立太子是不吉利的事，就把此事搁置起来。当时受宠的道士陶仲文提出“二龙不能见面”之说，皇帝是龙，太子当然是小龙，所以世宗索性不立太子，裕王、景王也见不到父亲。太子地位没有确定，就不

由裕王、景王不成为急切的竞争者。12年间波澜迭起，裕王的地位动荡不安，载堉饱尝了其中辛酸。载圳依靠母亲受宠的条件，走动内宫，不甘为臣，他的夺嫡打算在宫中为人所共知。偏偏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严嵩对载堉也相当冷淡。裕王应得的岁赐，也被他拖了3年。载堉命运未卜，当然不敢向父亲提起，只得派手下人先给严嵩的儿子严世蕃送上1000两银子，才得以补发。尽管如此卑躬屈节，可严嵩对载堉还是不很放心。一天，严世蕃问裕王侍读讲官高拱、陈以勤：“听说裕王殿下对家大人有些不满意，是怎么一回事呀？”这对裕王及其侍从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！在世宗、裕王父子不得见面，世宗对严嵩言听计从的情况下，如果严嵩感到裕王的威胁，一切变化都可能发生。陈以勤急中生智，从容地辩解道：“国家的继承大计早已决定了。裕王殿下的讳字，从后从土，明明是土地之主，这是皇上命名的意思。严阁老也格外看待殿下，殿下常说惟有严阁老才算得上社稷之臣。请问殿下不满之言从何而来呀？”这一席话，总算消除了严嵩的担心，保全了裕王的地位。嘉靖四十年（1561），世宗打发景王去封地居住，而把裕王留京，显示了传位的意图。可是好事多磨。景王载圳离京后并没有停止夺嫡的运筹。严嵩在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）下台后，掌权的内阁大学士成为徐阶。有一天，世宗突然向徐阶议论起明成祖一度打算废太子，另立汉王继承大统的事。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。亏得徐阶多方为裕王圆承，才化险为夷。直至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），载圳病死于封地，载堉心中才一块石头落地——因为他已成为惟一的皇位继承人！

今天，群臣“万岁”之声不绝于耳，17年的梦想变成现实，载堉怎能不为之欣喜！可这欣喜的得来使他伤透了心。他看穿了宫廷政治中的倾轧相残，要当中兴之主的理想早已



破灭。坐在皇帝宝座上，载堉拿定了及时享乐，无为而治的主意。

载堉在王府多年，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批才能卓著的有识之士，如高拱、陈以勤、张居正等。这些人为载堉讲解古今，纵论天下，培养他的政治见识。在他们的影响下，载堉对嘉靖末年的弊政了然于心。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，世宗死后，载堉立即批准了自己的亲信张居正与内阁首辅徐阶草拟的世宗“遗诏”，假父亲之名将其引起朝野怨声不止的弊政大部分废止。登基后，他又在即位诏书中肯定了“遗诏”中关于将蛊惑世宗炼丹求仙的道士逮捕下狱，付法司治罪；所有斋醮活动和造庙观、建宫殿的工程一律停罢；采买香烛、珠宝、绸缎等例外采买全部停止；并起用嘉靖年间因上疏言事被罢撤、拘囚的官员；同时又免除全国百姓隆庆元年（1567）的一半田赋和拖欠的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）以前的赋税。诏书一出，群臣号啕感激，百姓竞相称颂，一时大得民心。穆宗还特意命令释放因痛斥世宗之弊被下狱的海瑞。在圣旨传达之前，掌狱的官员知道世宗死后，海瑞一定会被重新起用，于是，设下酒宴予以款待。此时，海瑞还不知道狱外改元换代之事。看着满桌的美酒佳肴，他以为自己死期已至，将赴刑场，这是一顿“催命酒”，索性放开肚皮吃喝，落个一醉方休。狱吏们见海瑞埋头吃喝的一副憨态，忍不住好笑，悄悄地附在他耳边说道：“老皇上乘龙宾天了，您有出头之日啦！”原来满心讨个欢喜，谁知这位死心眼儿的海瑞顿时为老皇上痛哭失声，将所有吃食呕吐殆尽，直至哭昏倒地。狱吏们傻了眼，又是揉又是掐，七手八脚将其救醒。当夜，海瑞又哭了整整一夜。一时间，穆宗宽容体恤，海瑞忠君尽诚，传遍京城，成为士大夫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权臣相倾

穆宗登基之后，他的治国之道是无为而治，赋行政于大臣。他和历代皇帝一样，选择忠诚干练的大臣分担政务，为自己巩固江山社稷。他将亲信的大臣徐阶、李春芳、高拱、郭朴留任内阁，又将身居裕王府时的心腹张居正、陈以勤授予内阁大学士的要职，参与内阁机要大事；在宫内，他把亲信的太监黄锦、王本、冯保、曹宪、李芳等人都安置在要害部位。经过这一番布置，穆宗以为自己的朝廷坐稳，可以安居宫内，静享富贵了。于是，他把日常朝政都推给内阁，连对大臣的操纵、协调的责任也放弃了。谁知事与愿违，在他对朝政大撒手的同时，内阁大臣们的倾轧就开始了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闹得他在位6年，经常心绪不宁。

第一场内阁风波，发生在内阁中最重要的两位大学士徐阶和高拱之间。徐高之争渊源于嘉靖末年。徐阶是多年的内阁元老，一位老练圆滑的政治家。高拱本是裕王的侍从讲官，素有大志，和张居正一起当过国立大学(国子监)的正副校长。徐阶为联络裕王，也是为日后的朝廷更替预做铺垫，于嘉靖四十四年(1565)把高拱和郭朴一起举荐为内阁大学士。照当时的社会风气，徐阶作为高拱、郭朴政治上的恩人，是有师生之谊的，理应受到尊敬。可是徐阶忽略了高拱机敏练达的卓越能力，以及位居高官后要求平等处事的自尊心，依然把高拱和郭朴当作后生晚辈对待，种下了纷争的种子。

世宗末年，内阁大学士们的办公室随同皇帝迁到西苑。高拱为了回家方便，把家搬到西苑附近。他50多岁了，没有儿



子，一是不放心家事，二是希望与妻妾团聚，于是经常偷空回家。世宗病危之时，一天高拱听到传言，说是皇上不行了，来不及及核实就把办公室里的器具搬回家去。这件事被吏科给事中胡应嘉知道了，作为失职大不敬提出弹劾。世宗处在昏迷中，对这类奏折当然不问。因此，胡应嘉的弹劾并没达到目的，对高拱来说是“有惊无险”。高拱是上恩仇必报的政治家。他认为胡应嘉是徐阶的同乡，一定受了徐阶指使，事态便扩大了。偏偏徐阶在草拟世宗遗诏这样的大事上，不与内阁的高拱、郭朴等同僚商议，却越过他们与裕王府的张居正策划。受了冷落的高拱一腔怨恨，对郭朴说：“徐公是借遗诏诽谤先帝呀！”他在等待机会报复徐阶。

机会很快来到了。隆庆元年，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京察。京察是明朝考察中央机关五品以下官员的例行制度，每6年举行一次。杨博这次考察官员，雷厉风行地降黜了不少官员，其中也有通常惹不起的御史和给事中之类的言官。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杨博的山西同乡却没有一个受处分的。这引起了负有弹劾责任的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们的公愤。第一个攻击杨博的，又是胡应嘉。胡应嘉弹劾杨博挟私愤，庇同乡。这话倒是不错，可是胡应嘉忘记了自己的身份。作为吏科给事中，在吏部办理京察时理应参加。事前不提出异议，事后又提出弹劾，宽厚的穆宗对这种出尔反尔的言行十分不满，知道其中另有奥妙，于是下令内阁商量处罚胡应嘉。高拱一下就抓住了这个机会。

高拱让郭朴在内阁会议上首先发言：“皇上刚刚即位，胡应嘉出尔反尔，欺君罔上，应该革职。”高拱马上响应。满心想保护胡应嘉的徐阶一看这阵势，也无可奈何地表示了同意。这下可惹翻了言官们的马蜂窝，他们倾巢出动，一起向高拱开

火。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先劾高拱“奸险横恶，无异蔡京”，再劾高拱“无宰辅器”，“威制朝绅，专柄擅国，亟宜罢”。穆宗对高拱有多年的了解，当然不会被几个言官所打动。他安慰高拱不要在意，继续安心从政。可朝廷中另一派气势汹汹，确实让高拱的脸面没处搁，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辞呈。穆宗不愿失去一个干练的辅佐，又再三下旨挽留。受了穆宗保护的鼓舞，高拱要求徐阶代拟一道圣旨，给提出弹劾的言官一次廷杖。在嘉靖年间，言官弹劾大学士以后，通常是要挨廷杖的，说不定还要罢官呢！高拱的要求有据可循，但徐阶并不愿为高拱而得罪言官，拒绝了这个要求。这激起了高拱的怒火。他指使自己手下的言官齐康弹劾徐阶，揭发徐阶的弟弟和3个儿子都是横行乡里的大恶霸，有凭有据。这下子更激怒了受徐阶保护的言官们，他们集合起来，把齐康痛痛快快臭骂了一顿，接着将矛头一齐对准高拱。弹劾一次接着一次，逼得高拱实在招架不住，只好于隆庆元年（1567）五月辞官回乡了。高拱去后，言官们对郭朴还是不断攻击，到九月间，郭朴也辞职不干了。

这一次内阁风潮，徐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，却大坏了穆宗的心情。穆宗对于言官们的肆无忌惮，兴风作浪，深感厌倦。他指示徐阶惩戒他们一次。可徐阶怎么会惩戒自己的门徒呢？他只是让言官们自身省改，以后注意罢了。穆宗被搪塞过去。一次风潮平息了。

这次风潮虽然得以平息，却给隆庆朝政治留下了深深的阴影。此后的5年中，由于穆宗对大臣们关系调处无方，又过分容忍言官们攻击弹劾大臣，缺乏果断的处置，导致朝廷中权臣倾轧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成为当时政治的顽疾。隆庆二年（1568）七月，年过7旬的徐阶退休还乡。不久，高拱东山再



起，重返内阁，成为内阁中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。高拱是一个见解深刻，行政能力卓著的政治家，但度量不大。他主持朝政期间，处事果断有力，颇有政绩。他执政的基本方针就是处处与徐阶作对，反其道而行之。徐阶、张居正起草的世宗“遗诏”被作为诽谤先帝的罪证，竭力予以否定；徐阶起用的官员尽量贬斥；徐阶要严办的道士们从轻发落；徐阶的3个作恶乡间的儿子充军发配。这一番发落，整得徐阶灰溜溜的，也引起其他内阁大臣对徐阶的同情。高拱主政往往容不得不同意见，内阁中几位个性强的大学士，如赵贞吉、殷士儋、张居正等，先后与高拱发生争斗。赵贞吉、殷士儋甚至与高拱闹到指着鼻子对骂，挽起袖子打架的地步。张居正当时忍气吞声，没大发作，但在穆宗死后立即参与了推翻高拱的策划。几位平时甘当和事佬的内阁大学士如李春芳、陈以勤地位难处，只好退出漩涡，回家养老。在大臣们无休止的互相攻击和辩论中，穆宗无可奈何地容忍着，安抚罢这个，再安抚那个，始终找不到一个满意的协调方法。

隆庆和议

隆庆元年(1567)九月，内阁的风潮刚刚告一段落，外患又发作起来。蒙古俺答部数万骑兵攻入长城，扫荡了大同、石州、交城、文水一带，整个山西遍地烽火，严重威胁着北京的侧翼。同时蒙古土蛮部大军进犯蓟镇边关，掳掠河北的昌黎、卢龙，直至滦河。左右夹攻，使京师陷入战争的恐慌中。北京城立即戒严，朝廷群臣议论纷纷，深居宫中的皇帝也深切地感受到战争的威胁，立即命令大臣们讨论京师守备和边境作战方



略。事到临头，臣子们理应为国分忧了。一时献计献策者终日不绝。这些计策虽多是空言慷慨，但也有切中时弊之议。工科给事中吴时来上疏举荐谭纶、俞大猷、戚继光这三位抗倭名将，主张让他们到华北边防练兵备战，抵抗蒙古来犯。长城防线守备薄弱，军纪废弛，缺乏智勇双全的将帅是一个重要原因。这个主张得到徐阶、张居正等大学士的竭力拥护，很快得到穆宗批准。谭纶本来总督两广军务，立即召回，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兼右金都御史，总督蓟辽、保定军务。俞大猷老了，仍旧驻扎广西，为广西总兵官，没有动。戚继光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，不久委任总理蓟州、昌平、保定三镇练兵事，总兵官以下全部受其统率。接着又提拔西北边防名将王崇古为兵部侍郎兼宣大总督。整个华北边防由诸位名将运筹，使多年沿习下来的边防松弛状况为之一变。

明朝的北部边防，一直是国家肌体上的一个巨大伤口。年复一年的大出血，已经伤了国家的元气。明朝中期以后奸臣当道，政治腐朽，任人惟亲，贪污受贿成风。边防的将领为了得到提拔，竞相向朝廷大臣行贿，大多数人如愿以偿。边防将领用以行贿的银两主要来自克扣士兵的粮饷。无休止的盘剥，导致上下离心，军纪废弛，士兵常年吃不饱、穿不暖，逃亡事件大量发生。谭纶就任总督后巡视边防，发现所属军卒不满 10 万而老弱者就占了一半。这些老弱军卒散布在 2000 余里防线上，蒙古骑兵铺天盖地拥来时，攻之必破，战无不胜，就成为理所当然了。边防牵涉国家的安危存亡，朝廷当然不敢掉以轻心。于是，筑长城，调遣内地军队驰援，设置一连串重兵关防，军费开支直线上升，百姓负担加重，苦不堪言。嘉靖初年，军费开支只有 59 万两银子，嘉靖末年就达到 240 万两，增长了三倍多；隆庆初年又增至 251 万两。军费开支成为国家



财政的最大支出，导致一次又一次财政危机。当时，大学士张居正给穆宗上疏指出：太仓现存银 135 万余两，以每年开支 553 万余两计算，只能应付 3 个月的开支。老百姓的血汗脂膏已经挤干了，而国家需要开支的项目又漫无边际。我们这些大臣只好日夜忧心忡忡，百般筹划，但实在没有办法。一旦发生饥荒和老百姓穷急造反，拿什么去应付呢？

解决北方边患，是解决隆庆年间一系列政治、经济危机的重要环节。穆宗明白这个道理，他任用大学士高拱、张居正为国防问题的主要智囊，采纳了他们在加强军事力量的同时，积极寻求与以俺答为首的蒙古各部改善关系的战略，终于获得成功。

实力是安全的基础。自己不堪一击，是无法与对手讨价还价的。几位名将到任后，雷厉风行地整顿边防，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。以戚继光为例，他走马上任立即部署加强防务。一是沿蓟州、永平、山海关一线续建长城，并在长城各重要部位设敌台 1200 座。这种 5 丈多高的敌台可以居高瞭望，台壁坚固，台内分三层，驻扎 100 名战士，屯集足够的粮草和精良的武器装备。凭借这种精坚雄壮的工事，既得先处战地要害之机，去长途奔袭之苦，又可长期坚守，互相呼应。二是组建布置战车营。这种战车每辆用 4 人推挽，作战时排成方阵，外层设拒马，可抵御骑兵冲锋。自己的步、骑兵则居阵内以长枪和火器打击敌人的骑兵。一旦敌人溃退，战车阵则开门放出骑兵追歼。戚继光还把本地部队与调入部队的作战任务作了区分：本地部队专任敌台防御，调入部队专任策应出击。经过这一番精明调遣和严格训练，京师大门的防卫确实达到了军容严整、士气大增的要求。

与此同时，朝廷多次命令长城沿线的将领，要抓住时机与



蒙古贵族缓和关系。宣大总督王崇古认真执行了朝廷的谋略，创造了建立友好关系的条件。他一再派人到蒙古地区进行宣传，广泛联系，并一再发表文告，宣布凡是从境外来投奔的平民和军人，都将受到安置接待。由于实行了这些政策，从蒙古地区来投奔的人口越来越多。隆庆四年(1570)十月，连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也跑来了。这个青年的行动，成为明朝与蒙古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契机，对此后几十年的边境安定，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。

把汉那吉是俺答第三个儿子铁背台吉的遗孤，由俺答的妻子伊克哈屯抚养成人。后来俺答夫妇为他娶了比吉为妻。婚后小夫妻的感情不太融洽，把汉那吉又爱上了姑姑的女儿三娘子，把她也娶了。正当把汉那吉陶醉于甜蜜缠绵之中，突然发生了一件使他羞恨欲绝的变故——俺答也爱上了自己美貌的外孙女三娘子，并把她夺了去。这在当时，原是可以被蒙古风俗接受的事。可把汉那吉实在忍受不下这种羞辱，一气之下带着妻子比吉、奶妈的丈夫阿力哥等十余人弃家南奔，匆匆地驰往长城线上的大同关。

大同巡抚方逢时立即向宣大总督王崇古报告了此事。王崇古与方逢时商议后，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。把汉那吉来投，实质上成为明朝要挟俺答的人质，起码可以用他换回多年来为虎作伥、引导俺答入侵的汉奸赵全等人。于是，王崇古指示方逢时派出 500 骑士的仪仗队，隆重地把这个失恋青年迎进大同巡抚衙门，奉为上宾安置下来。

把汉那吉来降的消息传到北京，立即引起朝廷内的激烈辩论。御史叶梦熊、饶仁侃、武尚贤主张不受降。他们引证宋代接受郭药师、张瑄投降，以致引起最大的战祸，认为应将把汉那吉送回去，以免引起北方的战争。还有人提出，收容生祸，

不如全部杀掉，以绝后患。而主张接纳的一派也振振有词。这种针锋相对争持不下的局面，扰得主管国防的兵部尚书郭乾昏头昏脑，心乱如麻，不知所措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主张接纳的张居正、高拱等人及时求见穆宗，把事情的原委、应采取的措施，向穆宗作了详细报告。穆宗在权衡全局利弊之后，采纳了张居正等人的意见，决定给把汉那吉授指挥使官衔，阿力哥授正千户官衔，各赏大红纁丝一袭。接纳派占了上风，向汉蒙言和的道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

把汉那吉南奔之后，抚养他长大的祖母依克哈屯昼夜啼哭，并派人报信给正与土番作战的俺答。俺答虽然夺走了孙子的爱人，但他疼爱孙子的心并没有变，也经不起依克哈屯的哭泣，便立刻率大军向长城袭来，要索回自己的孙子。他亲率一路骑兵进攻平虏城，同时令儿子辛爱统兵2万进攻弘赐堡，侄子永邵卜统兵进攻威远堡。整个北部边境立刻紧张起来。

兵临城下，朝野震动。不仅反对派认为“接纳”引起了祸患，就是中间派也认为捅了乱子。如果穆宗的态度也起了变化，就会前功尽弃。幸而穆宗不是朝令夕改的优柔寡断之君，他继续给张居正等人以坚决支持。在皇帝的庇护下，张居正、王崇古等人不改初衷，在坚守备战的同时，积极开展了对俺答的攻心战。

俺答虽然来势汹汹，但他清楚地知道，隆庆以来长城边防正在逐日加强，明军实力已非昔日可比，此次进攻并没有决胜的把握。俺答正在犹豫之时，明朝使者鲍崇德来到了。鲍崇德告诉俺答，明朝出以诚心，厚礼接待把汉那吉。并不是明朝引诱把汉那吉，而是他厌恶陋俗，仰慕中原文化，自愿来降的。按照明朝的法律，斩获敌人首领及其子孙头颅者可以赏万金，封爵位。我们并非不能斩首请功，而是因为他是您的亲骨肉



呵!如果您要接他回去,理应好言好语商量。您现在恩将仇报,举兵要挟,难道我们的将帅会害怕您吗?一旦战争爆发,必然加速把汉那吉的死亡,对您能有什么好处呢?只要您交出赵全这一伙汉奸,把汉那吉随时可以回家。您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。

鲍崇德一席话打动了俺答。他为讨还孙子而来,怎么会制造置他于死地的结局呢?他立即派使者打听孙子的消息。使者在大同看到了把汉那吉容光焕发,绯袍金带的神气样子。使者放了心,俺答闻讯也放了心。这时,明朝还把赵全等人与王崇古来往的信件送给俺答,离间他们的关系。各种条件都促进着缓和。俺答终于接受了明朝的条件。他对鲍崇德说:我是不愿与朝廷为敌的,过去的战事都是赵全挑唆的结果。如果皇上能封我为蒙古王,统率蒙古各部,我哪里敢继续作乱呢?即使我死了,我的孙子受朝廷衣食优待之恩,更不会背叛朝廷,但愿朝廷能明白我的心意,允许我们进贡称臣,开放边境贸易,使蒙汉百姓都能各得其所!决心一下,俺答吩咐手下人出其不意地把赵全、李自馨等十几个汉奸捆起来,送到明军把守的云石堡。



穆宗得到俺答言和献俘的消息,大喜过望。赵全勾结俺答 20 多年来屡次进犯,京师数度危急,是朝廷的心头之患。今天俺答称臣,奸人就擒,是自己圣明决断的结果。他一定要用最隆重的礼仪来庆祝这一胜利。隆庆四年(1570)十二月,穆宗亲自在皇宫午门楼主持受俘仪式,接着又大张旗鼓地行祭天、告太庙之礼,向上帝和祖宗显示自己的赫赫功绩。最后,他命令将赵全等人肢解,将其头颅传遍数千里长城边防,以扬皇威,鼓士气。